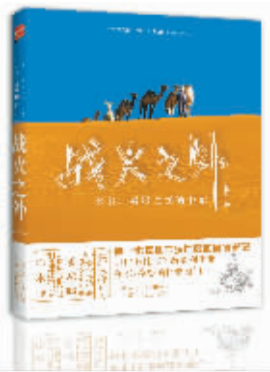


06

免费便车 招手即停

心到就好

01



○ 吕可丁 著

第一本揭秘中东地区的风情笔记

利比亚的汽车很多，但出租车少得可怜。问起原因来，人家答得合情合理：“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有汽车，要那么多出租车干什么？”

那么，不知道限行、堵车、高油价为何物的利比亚人，倘若哪天出门汽车在半路上抛锚，或是自己的汽车碰巧让老婆练车开出去了，该怎么办呢？

“这很简单，到街上一招手，就会有人顺路带你一程。”

出国前，我就听说在利比亚打车是不能看“TAXI”标志的，否则你等一上午可能都等不来一辆出租车。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你只需站在那里向往来的汽车行注目礼，便会有热心人会意，在你面前停车，摇下车窗问你是不是要坐车。虽说打车不是一项技术活儿，但女性比男性的成功率更高。因此，同事一旦有急事需要打车，都要带上一女同事站在路边充当“鱼饵”，待有“鱼儿”上钩停下时，便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车里。

在利比亚打车与在国内搭黑车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利比亚的司机也会收你些油费，但只是象征性的，不论你到城市的哪个角落，一律只收3第纳尔（约合15元人民币），与北京的黑出租动辄上百元车费是无法相比的。

至于在此地搭车的安全性，你也不用担心，与司机聊起来，你会发现他可能就是隔壁电信公司的副总经理或者格力

尤斯大学的学生。如果投缘，人家很可能会直接把你带到路边的咖啡馆里，请你喝杯纯正的利比亚咖啡外加一壶水烟，这两样的成本加起来可不止3第纳尔，但慷慨的利比亚人不在乎这些，谁让你们投缘呢？

当然，也有倒霉的时候，你站在路边许久等不来一辆车来。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周五的主麻日（阿拉伯人的休息日，所有企事业单位统一放假）。街上的车很少，好不容易看见一辆，发现里面已坐满了人。这时你就得想别的招儿了，比如搭乘公共汽车。

利比亚的公共汽车非常低调。一辆双排座的小面包车，车前用绿纸贴着汽车的营运线路，没有报站，没有售票员，更没有站台，每天就这样慢吞吞地行驶在固定的路线上，招手即停。

不要担心你认不清公共汽车的小标志，你还可以看看它是否敞着车门。倘若车门大开，行驶缓慢，那么这就是你要等的公交车。这里的公交车好像都敞着车门，据说是为了乘客上下车方便。常常是车刚起步，就有腿快的人跑过来扒着车门上来了。

单单从没有车门这一点，相信你就能猜到，这些公交车都比较破旧，座位像地板一样漆黑发亮。乘客们对此习以为常，认为公交车就该是这个样子，况且这样肮脏的环境也不影响他们发扬高尚风格。这里的风俗与我们古代的男女授受不亲很相似，倘若有女人上车，几个男乘客会自觉地让出一排座位供女性坐。

正因为如此，在公共汽车上你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七八个大老爷们儿龇牙咧嘴地挤在后排，前排却只坐着一个悠闲的头裹黑纱巾的女人。倘若车内已满员，这时上来一女子，便会有一个男子主动站起来让出自己的座位，该女子则会心安理得地坐下，并且不用道谢。那男子也非常自然地下车，准备等下一趟公交车。

我曾问过一乘客，如果他让座后再等其他公交时可不可以免车费，那乘客认为我的问题莫名其妙：“给女人让座是我们男人的义务，这和乘车买票有什么关系呢？该买还得买啊！”如此高的觉悟，如此高的修养，让我不由得想起在国内首都地铁上和男性乘客奋力争抢座位的女同胞们，也让我想起在国内公交大巴上挥汗如雨的女同胞们。没想到在利比亚的破公交车上，我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不禁羡慕起阿拉伯女人的“养尊处优”来。

写本《姥姥语录》是姥姥生前我俩约定的。记得第一次跟姥姥说这事的时候，她笑着说：“人家毛主席说的话才能叫语录，我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婆子，说些没用的话，还敢叫语录？那不叫人笑掉大牙？！”

我笑翻了，一个只剩下一颗牙的人还说“笑掉大牙”，多可笑啊！

我跟姥姥商量：“是现在写，还是……”

姥姥接话可快了：“等我死了再写吧，反正丢人我也不知道。光着腓推磨，转着圈丢人，你自己丢人去吧，反正你脸皮也厚。”

“你可别后悔呀，你是作者之一，咱俩联合出版。刘鸿卿、倪萍，我把你的大名写在前头，稿费咱俩各一半儿。”

想起14年前写《日子》那会儿，姥姥陪在我身边，我坐着写，她站着翻，我写一页她翻一页，翻了半天也不知道我写了些啥。我偶尔给她念一段，她还常常制止：“别为我耽误工夫。你起早贪黑地写，能挣多少钱？”

“一本书卖22块钱。”

“那还真不合算，写这么多字才22块钱，连个工夫钱也挣不回来。不合算，不合算！”

姥姥以为我一共才挣22块钱呢！

姥姥忧伤地望着窗外：“唉，俺这阵儿要钱可是一点用也没有了。天黑了，俺得走喽，俺那个地方一分钱也不用花……”

前年，活了99岁的姥姥真的走了，我的天也黑了。

姥姥是我家的一杆秤，遇到啥事放到姥姥的秤上称一称，半斤八两相差无几。

姥姥的秤有大秤、小秤。她的大秤是人人可以称的，叫公家的秤，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公平为准星的，小秤是自家的秤。大秤、小秤的秤砣分量相差很大。在姥姥的心目中，家里再大的事儿上了公家的秤都是很轻的分量。但我还是拿起笔写了，因为姥姥语录得张贴出去。

姥姥的语录当真那么需要让外人知道吗？列出30个题目后我也茫然了。真像姥姥说的那样，字里字外都是些“人人都明白的理儿，家家都遇过的事儿”，有必要再唠叨吗？

这些萝卜白菜的理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怎么就念念不忘呢？是我老了吧？可是认识姥姥的人，熟悉我的朋友，见了我总是问起姥姥，提起姥姥语录。

敬一丹每回见了我总是忘问一句：“姥姥还好吧？”只是问的语气一年比一年迟缓。

去年在浙江，她又问起姥姥，我说：“她走了。”一丹说她始终不敢问，因为姥姥快100岁了，问候都得小心翼翼。

中午吃饭，张越、岩松、一丹又说起了姥姥，说得一丹哗哗地流泪。

张越说“三八”百年庆典，她就想请姥姥做嘉宾。我想，如果姥姥在，她那些小事拿到全国观众面前，不就真的让观众“笑掉大牙”了吗？

○ 倪萍 著



去年，我和白岩松去上海参加《南方周末》25周年庆典，回来时在飞机上我们又说起姥姥。飞机落地了，我俩还在说姥姥。

岩松说：“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他还嘱咐我：“倪姐，快写写姥姥吧，我们需要姥姥的精神。”

《南方周末》希望我开个专栏专门写姥姥，为此他们的副主编和张英还专程来北京找我说这个事儿，我也始终没有动笔。这些年，我划拉了很多字，但很少写姥姥。近乡情怯？不知道。这是我最爱的人，落在纸上却常常模糊不清，好像我就是她，她就是我。

随着姥姥的离去，我充盈的泪水逐渐往心里流淌的时候，想念灌满了我的灵魂，我开始寻找姥姥。家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和姥姥一同拥有的，现在这个人不在了，我找不到了。

可是冥冥中姥姥又无处不在。

还用找吗？姥姥一直在我心里，在我的灵魂里。不用想念，姥姥没死，走了的只是那个躯体。

我开始和姥姥说话了。

儿子说：“妈妈，这几天你老说山东话。”

我知道，不是我在说，是姥姥在说。

66岁老人的人生智慧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cl.com.cn

#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712到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